

紅色騙徒：

陳向平的下場

●王亦令（大陸旅美作家）

戰鬥在敵人心臟裏

記得前人有首「雜頭詩」，彷彿這樣吟道：「聽說雜頭到，人人要雜頭。有頭皆可雜，無雜不成頭。雜則由他雜，頭還是我頭。請看雜頭者，人亦雜其頭。」這詩很妙，頗有因果不爽、湛湛青天不可欺之意。

中共治下的帽子滿天飛，戴帽情況與前人所咏的雜頭，頗有異曲同工之感。每當我想起自己的右派帽子時，總會想到那位給我戴帽子的陳向平。

我於一九五六年深秋進入新成立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擔任助理編輯。該社的社長由「新文藝出版社」的社長李俊民兼任。李俊民身兼兩職，還擔任許多社會職務，例如「作家協會」理事之類，當然分身乏術，於是從別的單位調來一位「領導同志」，負責督管這個古典文學出版社，這位「領導同志」就是陳向平。

此人長身鶴立，瘦削臉龐，形銷骨立，據說早就患着多種慢性痼疾，似乎缺肝少膽之類，詳細病情不知。但他仍能照常理事，批文，大會訓

詞，都行，只是免按正常時間上班而已。其實，他在這出版社裏，只在李俊民一人之下，衆人之上，他按不按時上下班，誰來管他？不過他既稱病，則通常只上半天班，自也是天經地義，足以服衆。

他知識面很廣，對古籍也相當熟悉。操一口浦東國語，能言善道。「領導」的經歷，我們小巴拉子當然不能打聽，但從其平時津津樂道自己的光榮戰鬥史中，知道他在「解放前」是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所謂「戰鬥在敵人心臟裏」。他曾經打進「東南日報」，據說深得其上司胡健中、鄭彥棻的賞識與器重。憑這一點，亦可見此人確非等閑之輩，居然能騙過國民黨中的能員幹吏。

別出心裁鼓勵鳴放

他是一九五七年初來到這個出版社的。那時剛在鳴放之中，他作為「領導」自須號召大家鳴放。他除了照本宣科地傳達上面指示，還別出心裁鼓勵大鳴大放，那就是反覆對我們唸叨太史公的兩句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一而再、

再而三地要求跟大家做知心朋友，甚至也在我們面前發洩他的牢騷：「我也有一肚子苦悶呀，黨內把我看成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又都把我看成黨員，沒人把我當作自己人。我實在希望能跟你們肝膽相照、赤誠相見。」其言詞懇切之狀，使我一直到今天還相信他當時是誠懇的肺腑之言。按常識判斷，他的級別還不夠資格預聞毛大主席的「陽謀」。

而且有件事似亦可證他最初並無作弄我之意。當「反右運動」尚無影子時，知識份子一度享受過短暫的風光。我們編輯部就規定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每人每年有一個月的「進修假」，「進修」只是官面上的名目，「假」是實在的恩惠。因此，「進修」的內容由各人自行決定，草擬一份過得去的報告就行了。但「假」的時間則必須錯開，避免大家集中在同一時期，變成沒人上班了。恰好我們編輯部其時僅十來員大將，每個月可讓一個人休假。人人都想早享此假，目的不在於爭先，實在是恐後，因為人人都心知肚明共產黨的支票夜長夢多，早兌現為妙。我年輕資淺，不敢搶前，所以定在七月份，居然並未遭到異議，

因為編輯部那些老先生們對七月份嫌熱，出版社上班的環境倒還風涼些。在「進修」的地點上，我申報去山東大學調查中文系對古典文學的研究計劃及古籍方面的收藏。實際心意是嚮往那邊的海灘和游泳，這當然不列入呈報的書面計劃之內。我的計劃和其他人一樣也獲順利批准。却不料夜雖未長夢也多。那些安排在一、二、三、四、五月份進修的人，都先後分別享受過之後，輪到六月份的那位仁兄因形勢驟緊，不敢履行計劃了，自動放棄進修假，有人私下勸我也放棄算了，我如何捨得？堅持按原計劃進行。這時編輯部負責人自身難保，不敢置可否，就報請陳向平作主，陳向平居然拍板准許，而其時那篇作為反右信號彈、題目為「工人說話了」的社論早已發表了半個多月了。明擺着風暴已起，他仍讓我到外地休假，可見直到那時尚未拿定主意收拾我。

文革前後兩副面孔

我逍遙一月，世上已千年。回到出版社，形勢與氣氛與月前大不同，恍若隔世。人人如同陌路，我對任何人點頭或微笑，人都轉過臉去，或者板住臉視若無睹。顯然本社的反右鬥爭已經開始了。陳向平也變臉變調，不過先禮後兵，把我找去談話：「你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但我們研究後，認為你年紀輕，跟舊社會沒有什麼複雜的關係，沒有什麼政治污點，所以我們並不打算給你戴帽子，但這關鍵是要看你自己的表現，你如果認真檢查，承認錯誤，同時積極揭發鬥爭別的右派，我們可以給你戴右派帽子，否

則的話，我們也可以給你戴上帽子。」但我那時根本不把這話放在心上。我既不認真認真寫檢查，也不一本正經去批鬥別人。

帶頭反右給人戴帽

陳向平作為本單位反右運動的主要領導成員，確實是令出必行、言而有信的，他把出版社內幾個右派陸續依次批鬥完畢，逐一宣佈戴帽之後，果然抓我來墊背了。在我首次登場受批的大會上，陳向平作開場白：「我們黨歷來愛護青年，歷來抱治病救人的態度。對王某，我們本來是想拉他一把的，給了他充分的機會，在批判前面幾個右派的時候，我們期待他主動認識自己的罪行，認真作自我檢查，也期待他投入對別人的揭發鬥爭以表明其立場的轉變。可是他這許多天來，一直按兵不動，故作鎮靜。既不檢查自己，也不揭發別人。可見他的反動立場頑固到何種程度。同志們切不可因他年紀輕而掉以輕心。」

他代表偉大的共產黨，知識份子最聽黨的話，他點了誰的名，大家就羣起而攻誰，出師絕無不利，被他點了名的，無有不戴帽者，我自不例外。但我一點不怨恨他。本單位的反右運動雖由他領導，整個國家的運動並非他的發明。他作為一社之長，不領導反右行嗎？

而且，我還相當感激他呢。因為最後對右派進行處理時，別的右派充軍發配者有之，清除出出版界者也有之，而本社領導（包括陳向平在內）的天恩浩蕩，把我留在出版社內，仍做原來的編輯差使，只不過降低工資，削去編輯名義而已

。工資和名義皆身外之物，有書可讀，夫復何求？對此，我始終是感恩戴德的。

天下事總是有利亦有弊。出版社的領導確有水平，在反右鬥爭中掌握火候和分寸，不為己甚，我未吃大苦，這是利；但也正因其有水平，所以對改造右派也十分認真，反右之後多年抓我的靈魂一點不放鬆。別的右派全都摘帽了，可就是不給我摘帽，原因就是看透了我的思想頑固絲毫不改。

陳向平住在陝南邨，我們出版社在紹興路（前愛麥虞艾路），我每天步行上班，幾乎經常在戲曲學校（前「逸園」）附近碰見他。他倒一點不擺架子，總是招呼一聲，講講說說地同行。他趁此詢問我的工作情況、生活和思想。然而並非板起臉說教，而是採取閑聊的方式，似乎很平易近人，通情達理。

有一次我主動跟陳向平打開天窗說亮話：「現在本社右派只剩我一個還戴着帽子，整個出版界似乎也沒有幾個未摘帽的了。我從反右至今，素來認罪服罪，從不翻案，工作也很賣力，整個出版社發稿的字數我最多，為什麼不給我摘帽呢？」

他一席話使我迴腸盪氣加上灰心喪氣，他說：「我們不否認你的認罪態度，也不否認你工作賣力而且有一定的成績。必須承認這是好的。但也必須承認這只是表面文章。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思想改造，在這一點上你絲毫沒有轉變。別看思想這東西看不見、摸不到，似乎很抽象，其實是很實在的，人與人相處是感覺得出來的。若說你

的靈魂，你知我知，毫不含糊。你跟共產黨非但不是同路，而且不在一條船上，通俗講，你這人跟我們的肚腸是兩樣的，除非你真正轉變思想，我們是不可能給你摘帽子的。」我聽後雖然灰心喪氣，但心服口服。在他麾下，我一輩子也休想摘帽子。

中共替國民黨出氣

陳向平這位堅定的共產黨徒終於垮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起，他立時三刻成爲「走資派」。先還只是靠邊，接着打倒、進牛棚，跟我排排坐，最後等而下之，被囚禁在小屋內「隔離審查」。大字報上說他是叛徒、特務，說他是真國民黨、假共產黨，說他是胡健中、鄭彥棻的心腹，說他是國民黨佈置在大陸上作爲反攻或復辟的一只棋子。這種離奇古怪的罪名，只有毛澤東

心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才想像得出來。被毛澤東揀過砂子的共產黨，有它的好處。這樣的共產黨畢竟對我網開一面，給我摘了帽子。我摘帽之後，到工廠去「戰高溫」不久，聽說陳向平潦倒病死。不知他到九泉之下，去向馬克思訴苦，還是找孫中山伸冤。無論如何，他當年在國民黨內吃裏扒外，到頭來總算由共產黨替國民黨出了一口惡氣。

中外文庫之二

戴笠和他的同志

全一冊平裝貳佰伍拾元
喬家才著

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着。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何峩芳妙計安東莞。胡天秋高風亮節。鄭恩普落髮爲僧。郝亞雄十不死。張揚明平反冤獄。考城壯士戴日暄。吳玉良與軍中諜報。黃昭明與翁俊明。陳祖康撰黃埔校歌。黃天邁外交英才。總報告專家劉啓瑞。蘇州青年壯士顧偉。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胆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爲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史春森搶運食鹽。梁幹喬打倒史達林。越南華僑張滯芝。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全一冊平裝貳佰伍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